

桥湾溪丛书

《史记》精华点评



李轲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史记》，中国最伟大最痛快最有个性的一部史书，作为历史散文读，作为古代小说读，作为散行诗赋读，均无不可！故范文澜说《史记》“体史而义诗”，鲁迅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我常深夜独坐，灯下一卷《史记》，足可遣发长夜，减少不少恶梦，除却白昼耳濡目染的许多烦恼。

与古人为伴，和古人谈心，乃一大快事！

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他从小受身为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的影响，年10岁已能诵古文，20而南游江淮梁楚，北历齐鲁，南履邛笮昆明，体验了社会生活，收集到不少历史典故，了解到大量的风土人情，这为他以后写作《史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迁先为郎中，父死3年后迁年28，继任为大史令，遂有缘“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进一步接触汇集了大量文化典籍，这为他写作《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武帝太初元年，他与公孙解、壶遂等同修《太初历》，并同时着手《史记》的写作。天汉三年，迁因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而被处腐刑。越5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为中书令。

这一段狱中生活，对司马迁思想的形成与史学观的成熟至关重要。因为他所受到的官刑，是最残酷最无人道的一种酷

刑；出狱后，他又只得含垢忍辱地做由“刑余之人”充当的皇帝近侍之臣，所以他心中十分痛苦。他在给友人任安的一封信中说他“少负不羁之才”，但“虽才怀隋私，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又说“悲莫痛于伤心”，“诟莫大于官刑”，可见他对自己“以口语遇祸”是痛心疾首，深抱不平的。

就他为李陵辩护一事而言，司马迁是站得住脚的。天汉三年，朝廷以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派李陵提五千之卒以分匈奴兵，足历王庭，抗匈奴八万之众，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匈奴举国围而攻之。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绝而朝廷所遣强弩都尉路博德救兵不至，不得已而降。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汉闻，族其母妻子，李陵闻，以“丈夫不能再辱”而坚其留匈奴之意。李陵军破降胡，是汉朝战略上失误所致，而“明主”归罪于李陵一人，且认为司马迁意图在于“沮贰师”，“为李陵游说”，下迁蚕室，是缺乏公允的。

司马迁得罪于朝廷后，因其早失父母，又无兄弟之亲相救；复因家贫，不能以货赂自赎；交游左右亲近皆不为之言，遂下蚕室，受莫大之耻辱。彼之所以不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圜墙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可以说，没有司马迁的官刑，就不会有后来这个面目的《史记》！下面三点，是需要强调的：

迁父谈早有“欲论著”之意，然未能实现，于是临死执迁手而嘱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汝其念哉！”这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最早的动因。而驱使他以极大的热情基本上完成了《史记》的主要动因，却是一个“愤”

字。他在列传第七十《太史公自序》中说：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圜墙之里。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乃司马迁一腔“郁结”所写一家之言、发愤之书也！无论是纪帝王、叙世家，还是传人物，字里行间，无不有一个太史公在！实际上，他是在借古人古事说自己做为“刑余之人”的块垒，从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因而《史记》的文字有相当浓厚的抒情性和论辩色彩，这在《太史公自序》、《伯夷列传》、《项羽本纪》、《屈原列传》等篇章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可以说司马迁是在以史写“我”。不仅在“太史公曰”中，即使在各篇传记中，都闪耀着司马迁的个性色彩和人格力量，因而《史记》与后来许多奉命所修的史书景象大不相同。这正是私家史著最可宝贵之处，后来诸史皆不能望其项背。正因为如此，范文澜说司马迁写《史记》是“发愤著书，辞多寄托……体史而义诗，贵能言志云尔”，朱熹也说“司马迁文雄健，激昂不枯，有战国文气象”。此其一也。

其次，《史记》综合先秦典籍，揉表、传、书、纪等为一体，上起陶唐，下迄汉武帝天汉四年，上下凡3000多年，“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

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可见，《史记》继往开来，首创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后人称良史须具才学识三长，司马迁融贯古今，吞吐百科，独抒己见，震撼百代，不愧为大手笔、史学巨匠。刘知几在《史通》中分史书为二体：编年与纪传，以为“编年叙事，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异观”。司马迁不愧为纪传之祖。有了《史记》这一开天辟地的宏篇巨构，后来二十余史都未能脱其樊篱。故郑樵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刘勰也说《史记》“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可见它影响的广泛与深远。此其二。

再次，由于当时文史不分，史学著作，同时又是文学著作和科学著作。因此，当时的经、史、子各书，在文体上尚无明显的界限区划，都不妨当作文学作品看待。特别是《论语》、《庄子》、《左传》、《孟子》、《荀子》等都有很浓厚的文学色彩，而《史记》尤甚。这对后世的文学有极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大概有三：其一是太史公“发愤”著书，一腔“郁结”之气，发而为文，必文彩斐然，记事传人多主观色彩，抒情性很浓，作者的爱憎感情在所传记的人物身上充分地体现出来，遂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其二，太史公撰写《史记》时，材料收罗甚广，除众多历史著作可资借鉴遴选外，他还“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勘成一书，因此不少人物形象丰满可见；其三，《史记》用语，晓畅简洁，又多用口语（如写周昌口吃、陈涉故人见陈王及各篇述出的谚语等），可以说，它的语言，是当时较为

大众化的书面语言了，因而使《史记》具有了浓烈的生活气息。刘勰说：“详而易览”，范晔说“迁文直而事核”，范文澜说“体史而义诗”，鲁迅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可以看作是对《史记》的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

对于《史记》的评价，褒者固多，而贬者亦不乏其人。首先发难的是班氏父子。班固在《汉书》中对《史记》褒中寓贬，主要理由是“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是非颇谬于圣人”。司马迁搜集上下数千载人事，勒为一书，殊为不易，“或有抵牾”当所难免，而“甚多疏略”，实为夸张之辞。其要害在于“颇谬于圣人”五字。裴骃《集解》说“固之所言，世称其当”，刘勰《文心雕龙》说司马迁“爱奇反经”、“条例错落”，王安石在《读孔子世家》中斥太史公“自乱其例”。此皆观点不同所致。而更为荒谬滑稽的是班彪在《〈史记〉论》中对司马迁的指责：“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心，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崇尚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羞贫贱……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班彪之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史记》，虽然皆不能成立，却为其子班固所袭用。“遇极刑”与“勒成一书”并无因果关系，班彪强为之说，以毁太史公，实属可笑！刘勰载《艺概》说，太史公“书中言利处寓贬于褒，班固讥其‘崇势利而羞贫贱’，宜后人之复讥固与！”范晔在《后汉书·班彪列传》论赞中说了一段话，既是为司马迁作的辩护，也是对班彪父子的批驳：“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立，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太史公修《史记》未竟而卒，而全书之目已存，于是“十篇缺”。其书于汉宣帝时由其外孙杨惲祖述之，始宣布于世。此后乃有元成间博士褚少孙的补作，后人又间有局部的渗入文字。《史记》对后世影响深巨，注家众多，较有影响的是三家旧注：刘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三家注原均为单行，至北宋时始与《史记》合行于世。

目前关于《史记》的书不少，原著、选集、翻译、研究，可谓琳琅满目。但我总觉得，在改革开放“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的今天，除专业人员外，许多人便无法通读《史记》全书，因而也便无缘了解这一祖国史学瑰宝的精髓。基于此，我编写了这部《史记精华点评》。目的在于使读者能用较少的时间掌握《史记》的精要与风采，能据一管而窥全豹。其中点评，是我读《史记》的感受，或综合各家，发微探幽；或独抒己见，不囿成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总之，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和裨益。

是书构想虽早，而执笔撰写却是去年开始的。现在拙稿终于可以付梓，了却了我的一点宿愿。不过，也是如大史公之“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罢了，岂有它哉！

1995年2月上旬作者草于攀枝花

——端丽320国道途中

改于三宜堂

目 录

前 言	(1)
-----------	-------

不用命,乃入吾网	(1)
----------------	-------

刳视其心	(3)
------------	-------

吾能弭谤矣	(5)
-------------	-------

褒姒不好笑	(8)
-------------	-------

后世以计数	(9)
-------------	-------

以乱其臭	(11)
------------	--------

谓鹿为马	(13)
------------	--------

学万人敌	(15)
------------	--------

彼可取而代也	(16)
--------------	--------

沐猴而冠	(17)
------------	--------

千古悲歌	(19)
------------	--------

不宜踞见长者	(21)
--------------	--------

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22)
----------------	--------

犹乐思沛	(24)
为帛书以饭牛	(26)
未能自决	(28)
富埒天子	(30)
心已许之	(32)
亦秦之利也	(33)
观止矣	(35)
鞭主屦者	(37)
因戏伐蔡	(38)
君其问之水滨	(39)
尸虫出于户	(41)
哀姜	(42)
一饭三吐哺	(44)
先从隗始	(46)
佯狂为奴	(48)
不困人于厄	(50)
信而罢兵	(52)
桐叶封弟	(54)
其无辞乎	(55)
吾豕柏大矣	(57)
触树而死	(59)

书法不隐	(61)
三年不飞,飞将冲天	(63)
吾能为之足	(65)
女忘会稽之耻邪	(66)
子为我从先王试之	(67)
人尽夫也	(69)
染指尝之	(70)
吾为其易者	(72)
胡服骑射	(75)
先割地,后杀痤	(78)
大夫谋作乱	(80)
烹阿大夫	(82)
不治而议	(84)
终身不睹君王后	(85)
唇亡则齿寒	(87)
送子以言	(89)
有喜色	(91)
回何敢死	(92)
丧家之犬	(93)
我岂匏瓜也哉	(94)
鸟兽不可与同群	(96)

孰为夫子	(98)
一以贯之	(99)
来者犹可追	(100)
鸿鹄之志	(101)
鱼书狐鸣	(102)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05)
贵无相忘	(107)
此非邢夫人身也	(109)
请以军法行酒	(111)
独收图书	(113)
功狗与功人	(115)
醉而后去	(117)
孺子可教矣	(118)
吾为若楚歌	(120)
无畏吕嫪谗	(122)
君独不素教我	(124)
勃椎少文	(126)
不闻天子之诏	(127)
不反地上即反地下	(129)
义不食周粟	(131)
意气扬扬	(133)

子亟去，无污我	(135)
前贤而后罪	(137)
君之使不可杀	(139)
孙子三令五申	(141)
一不胜而再胜	(144)
坐为计谋	(146)
岂徒百金剑邪	(148)
鞭尸三百	(149)
贤哉回也	(150)
何敢望回	(151)
朽木不可雕也	(152)
前言戏之耳	(154)
巧笑倩兮	(156)
贫也非病也	(159)
能徙者予五十金	(161)
前倨而后恭	(163)
吾舌尚在不	(166)
曾参杀人	(169)
分我余光	(171)
为子孙业耳	(173)
田文待客	(175)

鸡鸣狗盗	(177)
长铗归来乎	(180)
毛遂自荐	(183)
恐其不我欲也	(187)
赵使夸楚	(189)
完璧归赵	(191)
破赵军者必括也	(195)
视之皆龙文	(198)
鲁连辞金	(200)
新沐者必弹冠	(202)
文帝前席	(206)
请君衣而击之	(209)
我何罪于天	(213)
以故致千里客	(215)
俛出袴下	(217)
狗吠非其主	(221)
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223)
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225)
教儿子不谨	(227)
鄙人不知忌讳	(229)
我乃无兄	(231)

我独何为就舍	(233)
欲以不疾者为功	(234)
不好面谀	(236)
死灰独不复燃乎	(238)
飞将军	(240)
欲以钓名	(243)
汉孰与我大	(245)
文君当垆	(246)
谁复给我鱼者	(250)
杀人者臣之父也	(252)
见黯避帐中	(254)
以为下愚	(256)
当时为是	(258)
吾儿不直	(260)
能富通者在我也	(262)
一飞冲天	(264)
穷乡寡妇	(266)
发愤之所为作也	(268)

不用命，乃入吾网

【原文】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殷本纪》）

【译文】

一次成汤出行在外，看见田野里四面都张设着网罗，张设网罗的人祷告说：“从天下四面八方来的都进入我的网罗！”成汤说：“哎，把禽兽都打尽杀绝了！”于是他叫人撤除了三面的网罗，祷告说：“想往左走的，就往左走；想往右走的，就往右走。不服从命令的，就进我的网罗。”诸侯听了这件事，都说：“汤的仁德好极了，施用到了禽兽身上。”

【点评】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历来被视为大一统思想的颂辞。成汤早有“平定海内”之志，于是“征诸侯”、“伐桀”、“伐三凶”，以“吾甚武”自评，

“遂曰武王”(《殷本纪》)。所谓“不用命，乃入吾网”，不过是对反对者的威胁，大有“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甘誓》)之势。基于这种封建大一统的强权思想，中华大地上演出了长达几千年的战乱杀戮悲剧。而以狩猎喻政治，不过是史家之巧伪辞耳！

刳视其心

【原文】

比干见微子去，箕子狂，乃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进谏不去者三日。纣问：“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义自持。”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诸？”遂杀比干，刳视其心也。（《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译文】

比干见微子退隐了，箕子被逼得装疯，于是叹道：“人主有过而不劝谏，不是忠诚；怕死不敢说话，不是勇敢。人主有过就劝谏，人主不采用劝谏意见就以死殉职，这是忠的最高境界啊。”于是比干劝谏纣王竟三天都不离开。纣王问比干说：“凭什么你这样做？”比干说：“我修身积善，做符合仁的事，凭义立身行事。”纣王听了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洞，确实是这样吗？”于是杀了比干，剖开比干的尸体挖出他的心来看。

【点评】

殷纣王是古代淫乱残暴君主的典型，“知足以距谏，言足